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六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學正臣周　鋐

謄錄監生臣張　炳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六

明 陸楫 編

說畧三十二 雜記三十二

拊掌録 闕名

東萊呂居仁先生作軒渠録皆紀一時可笑之事余觀諸家雜說中亦多有類是者暇日裒成一集目之曰拊掌録不獨資開卷之一笑亦足以補軒渠之遺

也延祐改元立春日䩨然子書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宫師罷相其父祚為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

否又大笑曰更向上荅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秖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輩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司馬温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為起居注侍立殿坳既歸廣

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綦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戯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葉濤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枰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熈寜後茶禁日嚴被罪者衆乃目茶籠為草大蟲言其傷人如虎也

熈寜間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寫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

或儒冠而僧衣故為怪以見彖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
深衣而躡朝鞾紺緣朋從目為活卦影
沈括存中方就浴劉貢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巳矣衆
愕問云死矣盆成括也
石資政中立好詼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絶
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留其僕即和曰尋常
不召猶相造況是今朝得指揮其詼諧敏捷類如此也
又嘗於文公家會葬坐客乃執政及貴遊子弟皆服白

襴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立忽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時當得羅襴衫也蓋見在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絹坐中皆大笑

昔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為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絕倒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同翰

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揺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敏雖一時戲言而大年果不五十而卒

李覯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

一云完廪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岳翁方且為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大笑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掊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

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磈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絶倒

魯直在鄂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贄守必取質于魯直而報之一同人投詩頗紕繆守攜見魯直意其一言少助其人魯直閱詩良久無語太守曰此詩不知酬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但公庫送與四兩乾艾於尻骨上作一大炷灸之且問曰爾後敢復湊分耶同人竟無所濟

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

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豊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為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為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覩兹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鬨堂大笑

李廷彥曾獻百韻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憫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上官笑而納之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刼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黄裳酷嗜燒煉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

許義方之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

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閾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閑話

孫巨源内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為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髯為别吏曰皆髯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

皆鬍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為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為大鬍孫學士巨源為小鬍孫學士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旁曰玄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有一士人赴宴衆中有少年勇於色甫就席士人以服辭乃命撤樂及屏去羣妓後勸酬及少年少年罪士人曰敗一席之歡皆君也正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耶賓主為之鬨堂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即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陜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

句好西人皆作咷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卧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趙閱道罷政閑居每見僧接之甚恭一日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勉以卒業却與閑退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為通士人謂閽者曰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閽者曰尋常來見諸僧亦只是平平人

但相公道是重他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白襴直是不直錢財闍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更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為笑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有二三分不合人意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壽皇聖明亦為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陛辭有宦

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横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宫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顔甚悦以某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紹興九年金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

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貧甚

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一碑甚奇及出

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

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没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

笑而散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

熟眠謂湯燖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

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

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廝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失去酒器之類既送大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滿座大噱

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即事詩云日煖看三織風高鬬兩廂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潑

聽琵梧鳳饅抛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妨或問

詩意荅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間又見二雀鬬於兩

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喫潑飯聞鄰

家琵琶作鳳栖梧食饅頭未畢閽人報建安章秀才上

謁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有何妨

哲宗嘗灼艾諸內侍欲娛上或舉其詩上笑不已竟不

灼艾而罷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孺人

性素嚴呼入總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曰唯計既窘來日以寛巾納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顙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為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為街司所録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乞杖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謔曰此必三

館僕人也杖而遣之

吳中一士人曾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娼家顧謂一騶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殽來李二謂御史也俄頃郡廚以飲食至甚豐腆有一蓐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家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騶卒得之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買飲食以給坐客耳

李乃杖騶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别喑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曰且往湖州依龎九耳聞者莫不大笑

壮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寇忠愍令乞詩于魏處士野野贈之詩曰君為壮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恠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座客大發一噱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

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李丹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倅議者以去家遠乃改授鄂州淵材聞之乃吐飯大步往謁見其人言丈丈改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淵材悵然曰誰為丈丈謀昌佳郡也奈何去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海棠無香昌

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為笑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遊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著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王榮老嘗官於觀州罷官渡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蓄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麈尾即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硯獻之不可

又以宣尼虎帳獻之亦不驗夜卧念曰有黄魯直草書扇題韋應物詩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黄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横即取視惝怳之間曰我猶不識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来帆一飽而濟吾意江神必元祐遷客鬼為之不然亦何嗜之深也書此可發一笑

余家舊有軒渠録此卷從吴純齋處袖歸謹抄于且喫茶小軒中起八月三日庚子迄六日癸卯是日小

雨弄晴頻快人思時太歲丙戌至元十祺也映雪老人華亭孫道明志時年六十九矣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六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七

明 陸楫 編

說纂一 逸事一

漢武故事 漢 班固

漢景帝王皇后槐里王仲女也名姝兒母臧氏臧荼孫也初為仲妻生一男兩女其一女即后也仲死更嫁長陵田氏生二男后少孤始嫁與金王孫生一男矣相工

姚翁善相人千百弗失見后而歎曰天下貴人也當生天子田氏乃奪后歸納太子宫得幸有娠夢日入懷景帝亦夢高祖謂已曰王美人得子可名為彘及生男因名焉是為武帝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年四歲立為膠東王少而聰明有智術與宫人諸兄弟戲善徼其意而應之大小皆得其歡心及在上前恭敬應對有若成人太后下及侍衛咸異之是時薄皇后無子立栗姬子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婚栗姬

妬寵少衰王夫人因令告栗姬曰長公主前納美人得幸於上子何不私謁長公主結之乎時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也故栗姬怒不聽因謝長公主不許婚長公主亦怒王夫人因厚事之長公主更欲與王夫人男婚上未許後長主還宮膠東王數歲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皇后既廢栗姬次

應立而長主伺其短輒微白之上嘗與栗姬語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弗肯應又罵上老狗上心銜之未發也長主日譖之因譽王夫人男之美王夫人陰告長主使大臣請立栗姬為后上以為栗姬諷之遂發怒誅大臣廢太子為王栗姬自殺遂立王夫人為后膠東王為太子時年七歲上曰彘者徹也因改名徹廷尉上因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年因殺陳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對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

也緣父之愛故謂之母爾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帝從之棄市議者稱善太子年十四即位改號建元長主伐其功求欲無厭上患之皇后寵亦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即位先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必重得罪婦人性易悅深慎之上納太后戒復與長主和皇后寵幸如初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上始親政事好祀鬼神謀議征伐長主自伐滋甚每有所求上不復與長主怨

望愈出醜言上怒欲廢皇后曰微長公主弗及此忘德弗祥且容之乃止然皇后寵遂衰驕妬滋甚女巫楚服自言有術能令上意回晝夜祭祀合藥服之巫著男子衣冠幘帶素與皇后寢居相愛若夫婦上聞窮治侍御巫與后諸妖蠱呪詛女而男淫皆伏辜廢皇后處長門宫后雖廢供養如法長門無異其宫也長主以宿恩猶自親近後置酒主家見所幸董偃上為之起偃能自媚於上貴寵聞於天下嘗宴飲宣室引公主及偃東方朔

司馬相如等並諫上不聽偃既富於財淫於他色與主漸疎主怒因閉於内不復聽交游上聞之賜偃死後卒與公主合葬元朔元年立衛子夫為皇后初上幸平陽公主家置酒作樂子夫為謳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上喜動起更衣子夫因侍尚衣軒中遂得幸上見其美髮悅之遂納於宮中時宮女數千皆以次幸子夫新入在籍末歲餘不得見上上擇宮人不中用者出之子夫因泣涕請出上曰吾昨夜夢子夫中庭生梓樹數株豈非

天意乎是日幸之有娠生女凡三幸生二女後生男即
戾太子也淮南王安招方術之士皆謂神仙上聞而喜
女事於是方士自燕齊至者數千人齊人李少翁年二
百餘歲色若童子拜為文成將軍歲餘術未驗上漸厭
倦會所幸李夫人死上甚思悼之少翁云能致其神乃
夜張帳明燭陳酒食令上居他帳中遥見李夫人不得
就視也上愈益想之乃作賦曰美聮娟以修嫮兮命夭
絶而弗長飾莊宫以延佇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

閟感兮處幽隱而懷傷稅餘馬於上椒兮掩修夜之不
陽云云少翁者諸方皆驗唯祭太乙積年無應上怒誅
之文成被誅後月餘使者籍資從關東還逢於渭亭謂
使者曰為吾謝上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上好自愛
後四十年求我於蓬山方將共事不相怨也於是上大
悔復徵諸方士上常輕服為微行時丞相公孫弘數諫
弗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為宰相士猶
為知己死況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

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為誅弘嘗諫伐匈奴為之少止弘卒乃大發卒數十萬遣霍去病討匈奴折蘭過居延獲祭天金人於上林鑿昆明池又起栢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子也先嫁為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悲哀悼痛之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宛若姒之名也）祀之遂關（通也）言語說人家小事頗有驗上遂祠神君請術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於神君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

乃責之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規欲為淫此非神明也因絶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為禱於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弗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以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絶今病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薨上造神君請術行之有效大抵不異容成也神君以道授宛若亦曉其術年百餘歲貌有少容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亡去自栢臺燒後神稍衰東方朔娶宛若為小妻生三子與朔同日死時

人疑化去未死也自後貴人公主慕其術專為淫亂大
者抵罪或夭死無復驗云東郡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
具足上疑其精召東方朔至朔呼短人曰巨靈阿母還
來否短人不對因指謂上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
兒不良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
知朔非世中人也短人謂上曰王母使人來告陛下求
道之法惟有清靜不宜躁擾言終弗見上愈恨召朔問
其道朔曰陛下自當知上以其神人不敢逼也乃出宫

女希幸御者二十人以賜之朔與行道女子並年百歲而死惟一女子長陵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矣視之如童女諸侯貴人更迎致之問其道術善行交接之道無他法也受道者皆與之通或傳世淫之陳盛父子皆與之行道京中好淫亂者爭就之翟丞相奏壞風俗請戮尤亂甚者今上弗聽乃徙女子于燉煌後遂淪沒不知所終欒成侯上書言方士欒大膠東人故嘗與文成侯同師上召見大悅大乃

敢為大言處之無疑上乃封為樂通侯賜甲第僮奴千人乘輿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女公主妻之送金千斤更號當利公主連年妖妄滋甚而不效上怒收大腰斬之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皆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三十者出嫁之掖庭總籍凡諸宮美女萬有八千建章未央長安三宮皆輦道相屬率使宦者婦人分屬或以為僕射大者領四五百小者領一二百人常被幸御者輙注其籍增其俸秩比六百

石宫人既多極被幸者數年一再遇挾婦人媚術者甚衆選二百人常從幸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克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假粉白黛緑侍尚衣軒者亦如之嘗自言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無婦人善行導養術故體常壯悦其應有子者皆記其時日賜金千斤孕者拜爵為容華充侍衣之屬上巡狩過河間有紫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為其下當有竒女天子之祥上使求之見有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絶兩手皆拳

上令開其手數十人擘之莫能舒上於是自披手手即
伸由是得幸號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鉤弋宮解黄帝素
女之術大有寵有娠十四月而產是為昭帝焉從上至
甘泉因告上曰妾相運正應為陛下生一男年七歲妾
當死今必死於此不可得歸矣願陛下自愛宮中多巫
蠱氣必傷聖體幸慎之言終而卒既殯尸香聞十餘里
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空棺
無尸惟衣履存上乃為起通靈臺於甘泉上年六十餘

髮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穀希復幸女子矣每見羣臣自嘆愚惑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自是亦不服藥而體更瘠瘦二三年中慘慘不樂行幸五柞宫謂霍光曰朕告老矣公可立鉤弋子公善輔之光泣頓首曰陛下尚康豫豈有此邪上曰吾病甚公不知耳三月丙寅上晝卧不覺顔色不異而身已無氣明日色漸變閉目乃發喪殯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常所幸御葬畢悉出茂陵園自婕妤已下上幸之

如平生旁人弗見也光聞之乃更出宮人增為五百人因是遂絶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八

明 陸楫 編

說纂二 逸事二

艮嶽記 宋張淏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儻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岡阜使稍加于舊矣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

內乂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嶽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調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斲山輦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四指揮盡以充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

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者大率靈壁太湖諸石二浙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度江鑿城郭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藝凡六載而始成亦呼為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瓌麗極于此矣越十年金人入汴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為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人臺榭宮室悉皆拆毀官不能禁也予

頃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每恨其他不得而詳後得徽宗御製記文及蜀僧祖秀所作華陽宫記讀之所謂壽山艮嶽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摭其畧以備遺忘云御製艮嶽記畧曰於是按圖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最瓌奇特異瑶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粤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

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于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峯峙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緑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緑萼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内方外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真之磴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峯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鴈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鴈浮泳水面

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峰岫下視羣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由龍淵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

兩闕出闕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為梅渚亭曰雲浪沼水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磴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於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

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行潺湲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煉丹亭凝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閣北岸萬竹蒼翠蓊鬱仰不見天有勝雲菴躡雲臺消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為山莊為回溪自山蹊石罅搴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彫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底不知京

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會紛萃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為者此舉其梗概焉祖秀華陽宫記曰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嶽於禁城之東陬詔閹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觝觸若踶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蟠木癭藤雜以黄楊對青竹蔭其上又隨其斡旋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

飛空則架棧閣仍於絶頂增高樹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蠧工絶伎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為未也鑿池為溪澗疊石為隄捍任其石之怪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為山山骨暴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峯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巘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赬石

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于其下曰椒崖接水之末增土為大陂從東南側栢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葉葉為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栢坡循壽山而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百數步竹有同本而異榦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為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為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艮

嶽之麓琢石為梯石皆温潤淨滑曰朝真磴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圃曰藥寮其宫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緑萼華堂築臺高千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為品字門以通前後苑建八角亭于其中央榱椽牕楹皆以瑪瑙石間之其地琢為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通

金波門北幸擷芳苑隄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畧無隙地又于舊地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峯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峯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為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春陂桃花閘鴈池迷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抵衆山環列于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徑廣于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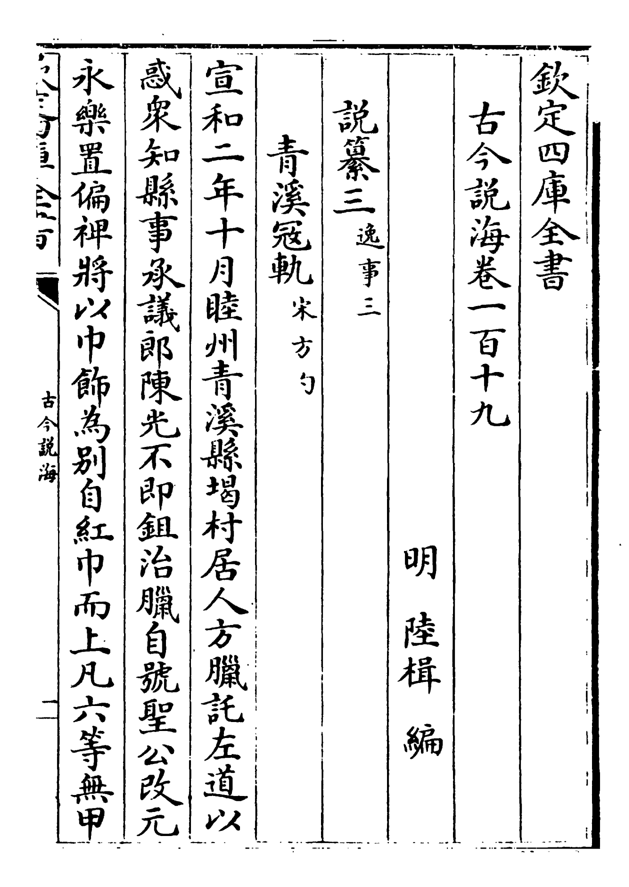
敷慶萬壽峯而名之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
固侯居道之中束石爲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
親書建三丈碑附於石之東南暇其餘石或若羣臣入
侍帷幄正容凛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而
趨又若傴僂趨進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上既悅之
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章畫列於石之陽其他軒榭庭徑
各有巨石棊列星布並與賜名惟神運峯前巨石以金
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乃命羣峯

其畧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銜日吐月排雲銜斗雷門月窟蹲螭坐獅堆青凝碧金鰲玉龜疊翠獨秀棲煙躡雲風門雷穴玉秀玉竇銳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鱗立于涘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屏小峯而附于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立于沃泉者曰留雲宿霧又為藏煙谷滴翠巖

摶雲屏積雪嶺其間黃石仆于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寘于褒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寘于綠蕚華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牆避兵於壽山艮嶽之巔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傑若畫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愕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華陽宮而民廢

之矣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九

明 陸楫 編

說纂三 逸事三

青溪冦軌 宋方勺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堨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惑衆知縣事承議郎陳光不即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置偏裨將以巾飾為别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

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煽揺數日聚惡少千餘焚民居
掠金帛子女提點刑獄張苑通判州事葉居中不能招
致欲盡殺乃已故賊得脅虜良民為兵旬日有衆數萬
十一月二十九日將領蔡遵與戰於息坑死之遂陷青
溪縣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天章閣待制歙守曾
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青齊濟濮間有旨移知青社
一宗室通判州事守禦無策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勢取
桐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九日進逼杭州知州事趙霆

棄城走州即陷節制直龍圖閣陳建廉訪使者趙約被害賊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三朝廷遣領樞密院童貫常德軍節度使譚稹二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制置江淮二淛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賊將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固守屬大兵至開門表裏合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退據杭州二月七日前鋒至清河堰賊列陣以待王師水陸並進戰六日斬賊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學宮府

庫與僧民之居經夕不絶翌日宵遁大兵入城當是時少保劉延慶由江東入至宣州涇縣遇賊僞八大王斬五千級復歙州出賊背統制王禀王渙楊惟忠辛興宗自杭趍睦取睦州與江東兵合斬獲七百里生擒方臘及僞相方肥等妻邵子亳二太子等凡五十二人亳二太子其子之號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招來老幼四十餘萬復使歸業四月二十六日也餘黨走衢婺而蘭溪縣靈山賊朱言吴邦起應之據處州而越州剡縣魔賊仇道人

台州仙居人呂師囊方品山賊陳十四公等起兵掠溫台諸縣四年三月討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萬斬賊百餘萬自出師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與五十二縣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婺州刺史崔義玄平之故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方臘因得憑藉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讖記誘惑愚民而貧窮游手之徒相乘為亂青溪為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

東北趨睦西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㴉地勢迂險賊一旦焚蕩無一存者羣黨據險以守因謂之洞而㴉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鼓聲則斂手聽命不逞小民往往反為賊鄉導刼富室殺官吏士人以徼利渠魁未授首間所掠婦女自洞逃出裸而雉經於林中者由湯嵓榴樹嶺一帶凡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其數會稽進士沈傑嘗部民深入賊境親覩其事為余言賊之始末因稽合衆論摭

其實著于篇青溪知縣陳光既坐不治賊就戮朝廷改睦為嚴州歙為徽州青溪界至歙州路皆鳥道縈紆兩旁峭壁萬仞僅通單車方臘之亂曾待制出守但以兩崖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雖蚍蜉之微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宋江擾京東曽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霧毒為辭移屯山谷間州遂陷

後漢張角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為遠祖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而病遂愈謂之五斗米道至其滋盛則剽

切州縣無所不為其流至今喫菜事魔夜聚曉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實起於北方觀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甘枯槁趨靜默若有志於為善者然男女無别不事耕織衣食無所得輒務攘敚以挺亂其可不早辨之乎有以其疑似難識欲痛繩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問馴致禍變則陳光之於方臘是也有舍法令一切弗問但魔迹稍露則使屬邑盡驅之死地務絶其本源肅清境内而此曹急則據邑聚而

反則越守劉韐之於仇賊是也（仇破剡縣新昌上虞凡三縣）此風日煽殆未易察也始知能上體國禁之嚴下念愚民之無辜迷入於此道不急不怠銷患於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

容齋逸史曰甚哉小人患得患失貽禍之深也初元祐間宣仁太后臨朝天下大政事皆太后與二三大臣議可而行時雖天下稱治哲宗内弗平也一旦太后崩方欲悉反其政以攄宿憤而小人揣知上旨遂引呂武為

喻上益惑焉明年改元紹聖而熙豐羣邪彚進矣是後天下監司牧守無非時宰私人所在貪墨民不聊生迨徽廟繼統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豐亨豫大之説以蠱惑童貫遂開造作局于蘇杭以制御器又引吳人朱勔進花石媚上上心既侈歲加增焉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舟揭所貢暴其上篙師柂工倚勢貪横淩轢州縣道路以目其尤重者漕河弗能運則取道於海每遇風濤則人船皆没枉死

無筭江南數十郡深山幽谷搜剔殆遍或有奇石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程限慘刻無間寒暑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帊覆之指為御物又不即取因使護視微不謹則重譴隨之及啓行必發屋徹牆以出由是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多鬻田宅子女以供其須悉亂者益衆初方臘生而數有妖異一日臨溪顧影自見其冠服如王者由此自負遂託左道

以惑衆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松杉之饒商賈輻輳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會花石綱之擾遂因民不忍陰取貧乏游手之徒賑恤結納之衆心既歸乃椎牛釃酒召惡少之尤者百餘人會飲酒數行臘起曰天下國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蕩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至死弗恤於汝甘乎皆曰不能臘曰靡蕩之餘又悉舉而奉之仇讐仇讐賴

我之資益以富實反見侵侮則使子弟應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然歲奉仇讐之物初不以侵侮廢也於汝甘乎皆曰安有此理臘涕泣曰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供應吾儕所賴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錙銖遺夫天生烝民樹之司牧本以養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無愠乎且聲色狗馬土木禱祠甲兵花石糜費之外歲賂西北二敵銀絹以百萬計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敵人得此益輕中國歲

歲侵擾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廢宰相以為安邊之長策也獨吾民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不可得諸君以為何如皆憤憤曰惟命臘曰三十年來元老舊臣貶死殆盡當軸者皆齷齪邪佞之徒但知以聲色土木淫蠱上心耳朝廷大政事一切弗恤也在外監司牧守亦皆貪鄙成風不以地方為意東南之民苦於剥削久矣近歲花石之擾尤所弗堪諸君若能仗義而起四方必聞風響應旬日之間萬衆可集守臣聞之固將招徠

商議未便申奏我以計縻之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可一鼓下也朝廷得報亦未能決策發兵計其遷延集議亦須月餘調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此時當已大定無足慮也況西北二敵歲幣百萬朝廷軍國經費千萬多出東南我既據有江表必將酷取於中原中原不堪必生內變敵人聞之亦將乘機而入腹背受敵雖有伊呂不能為之謀也我但畫江而守輕傜薄賦以寬民力四方孰不斂袵來朝十年之間終

當混一矣不然徒死于貪吏耳諸君其籌之皆曰善遂部署其衆千餘人以誅朱勔為名見官吏公使人皆殺之民方苦於侵漁果所在響應數日有衆十萬遂連陷郡縣數十衆殆百萬四方大震時朝廷方約女真夾攻契丹取燕雲地兵食皆已調集待命適聞臘起遂以童貫為江淮荆淛宣撫使移師南下臘不虞如是速也貫至蘇州始承詔罷造作局及御前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前至秀州累敗賊鋒追至幫源洞賊尚二十餘萬與

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穴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韓蘄王世忠時為王淵裨將潛行谿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直前度險數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遂併取臘妻子符印及方肥等其黨皆潰前後所戕人命數百萬江南由是凋瘵不復昔日之十一矣迨建炎南渡經費多端愈益窮困不可復支向非臘之耗亂江淮二浙公私充實南渡後或可藉為恢復之資亦未可知也噫臘之耗亂可哀也已然所以致是者誰歟泊宅翁之志

冠軌也斵王猶未知名故畧之且時宰猶多在朝臘黨陰謀語多忌諱亦削不載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司民者

附録

喫菜事魔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遠方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没官而近時事者益衆始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物祖先不會賔客死則裸葬

方斂畫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次問衣履逐一去之以至于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包衣則以布囊盛尸焉云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入經過不必相識黨人皆館穀焉凡物用之無間謂為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右者謂之魔母各有誘化且望人出四十九錢

於魔公處燒香魔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
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為邪道故不事神
佛但拜日月以為真佛其說不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
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為麻
謂其魁為麻黄或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授法設誓甚
重然以張角為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言何
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鞫久不能得或云何
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

窮究何以雜物百數問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間餘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喪葬之類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為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成佛故結集既衆乘亂而起日嗜殺人最為大患尤憎惡釋氏葢以不殺與之為戾耳但禁令太嚴罕有告者株連既廣又當籍没全家流放與死為等必協力同心以舉官吏州縣憚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也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九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至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璵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學正臣周　鋐

謄録監生臣張　炳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

明 陸楫 編

說纂四 逸事四

煬帝海山記 闕名

隋煬帝生時有紅光燭天里中牛馬皆鳴先是獨孤后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龍墮地尾輒斷以告文帝帝沉吟默塞不答帝三歲戲於文帝前文帝抱之玩視甚

久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自玆雖愛帝而亦不快於帝帝十歲好觀古今書傳至於方藥天文地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褊急陰賊刻忌好鉤索人情深淺時楊素有戰功方貴用事帝傾意結之文帝得疾内外莫有知者帝坐便室召素謀曰君國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執素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終身報公素曰待之當自有計素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謂素曰吾常親鋒刃冒矢石出入生死與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貴吾

自惟不免此疾不能臨天下汝吾族中人吾不諱汝立吾兒勇為帝汝倍吾言吾去世亦殺汝此事吾不語人素曰國本不可屢易臣不敢奉詔文帝忿懣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來乃氣哽塞回面向之不言素乃出語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呦呦有聲帝拜素曰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矣乃不發喪明日素袖遺詔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謂百官曰大行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

帝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扶接帝帝援之乃上百官莫不嗟嘆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即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帝多呼為郎君時宴内宮宮人偶覆酒汚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加撻焉帝頗惡之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池並坐左右張傘以遮日帝起如廁回見素坐赭傘下風骨秀異堂堂然帝大忌之帝多欲有所為素輙請而抑之由是愈有害素意會素死帝曰使素不

死夷其九族先素欲入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
賊吾欲立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召
子弟二人而語曰吾必死矣出見文帝語不移時素死
帝自素死益無憚乃闢地周二百里為西苑役民力常
百萬內為十六院聚巧石為山鑿池為五湖四海詔天
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天下共進花木鳥獸
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載詔定西苑十六院名景明一
迎暉二棲鸞三晨光四明霞五翠華六文安七積珍八

影紋九儀鳳十仁智十一清修十二寶林十三和明十四綺陰十五降陽十六皆帝自製名院有二十人皆擇宮中佳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為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又鑿五湖每湖四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西曰金光湖北曰潔水湖中曰廣明湖湖中積土石為山構亭殿屈曲環遶澄碧皆窮極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迴廊水深數丈開溝通

五湖北海溝盡通行龍鳳舸帝多泛東湖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闋云　湖上月徧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摇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　光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

湖上柳煙裏不勝摧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摇弄好腰支煙雨更相宜　環曲岸隂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依依

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玉相磨

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來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　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為歌舞緩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襯香衾　晴霽後顏色一般新游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咏卒難伸　湖上花天水浸靈芽淺蕊水邊勻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　開爛漫插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豔玉軒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　湖上女精選正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相將盡是採蓮人清唱謾頻頻

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管朱絃聞盡夜踏青鬬草事青春玉輦從羣真　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甲緩醅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　春殿晚仙豔奉盃盤湖上風光真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

湖上水流遶禁園中斜日影搖清翠動落花香暖衆紋紅蘋末起清風　閒縱目魚躍小蓮東泛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宫遠意更重重帝常遊湖上多令宫中美人歌唱此曲大業六年後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

桃蹊李徑翠陰交合金猿青鹿動輙成羣自大内開為御道直通西苑夾道植長松高柳帝多幸苑中去來無時侍御多夾道而宿帝往往中夜即幸焉一夕帝泛舟遊北海與宫人十數輩升海山是時月色朦朧晚風輕軟浮浪無聲萬籟俱寂恍惚間水上有一小舟衹容兩人帝謂為十六院中美人洎至首一人先登贊唱陳後主謁帝帝亦忘其死帝幼年與後主甚善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勞謝既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同隊遊

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始者謂帝將致理於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之樂以快平生無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帝詩曰隋室開兹水初心謀大賖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瑕溢流隨陡岸濁浪噴黄沙兩人迎客至三月柳飛花日脚沉雲外榆梢噪暝鴉如今遊子俗異日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海上槎人喧舟艤岸風細錦帆斜莫言

無後利千古壯京華帝觀詩拂衣怒曰死生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為後人之利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終始更不若吾帝乃起逐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没於水際帝方悟其死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一日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邑所進玉李一日忽長清陰數畝帝沉黙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云李木當茂洎曉看之已茂盛如

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夕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院中楊梅一夕忽爾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往兩院觀之亦自見玉李繁茂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頗清酸終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帝歎曰惡梅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崩揚州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死帝果崩於揚州異乎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

尾金鱗赭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頟上題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没帝與蕭后及諸院妃嬪同看魚之頟朱字尚存惟解字無半尚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龍也帝曰朕為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大業四年道州貢矮民王義眉目濃秀應對甚敏帝尤愛之常從帝遊終不得入宮曰爾非宮中物也義乃自宮帝由是愈加憐愛得

出入內寢義多臥御榻下帝遊湖海回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棲鸞院時夏氣暄煩院妃慶兒臥於簾下初月照軒頗明朗慶兒睡中驚魘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故而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院坐殿上俄時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自强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年幸江都被弒帝

入第十院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爲楊玄感所燒後勑揚州刺史再造制度又華麗仍長廣於前舟江都來進帝東幸維揚後宮十六院皆隨行西苑令馬守忠别帝曰願陛下早還都輦臣整頓西苑以待乘輿之來西苑風景臺殿如此陛下豈不思戀舍之而遠遊也又泣下帝亦愴然謂守忠曰爲吾好看西苑無令後人笑吾不解裝景趣也左右甚疑訝帝御龍舟中道夜半聞歌者甚悲其辭曰我兄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

困隋隄道方今天下饑路糧無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
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煙草悲損門內妻望斷吾
家老安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屍引其孤魂回負其白骨
歸帝聞其歌遽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徬
徨通夕不寐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者有
來者在途遭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羣臣議詔十三道起
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羣臣皆
不願從帝未遇害前數日帝亦微識玄象多夜起觀天

乃召太史令袁充問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涕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座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入便殿按膝俛首不語顧王義曰汝知天下將亂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貢自入深宮久膺聖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氷其來久矣臣料大禍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告我也義曰臣不早言言即臣死久矣帝乃泣下曰卿為我陳成敗之理朕貴知

也翌日義上書云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為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左右積有歲華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乗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以還往民間周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謀莫從獨發睿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於萬艘宫闕徧于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殁葬

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踴貴乘輿竟往行幸無時
兵人侍從常踰萬人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為墟方今有
家之村存者可數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屍
如嶽餓莩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鳶魚食人之餘臭聞千
里骨積高原膏血草野狐犬盡肥陰風無人之墟鬼哭
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煙萬民剥落莫保朝昏父
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饑荒尤甚亂離方始生死
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恒性毅然孰敢上諫或

有鯁言又令賜死臣下相顧箝結自全龍逄復生安敢議奏左右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惡過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雪干戈遍於四方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為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嚴一何銷鑠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適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修德特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

去時不再來巨厦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掬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帝省義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尚猶蔽飾己過陛下常言吾當跨三皇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復回都輦乎帝乃泣下再三嘉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具奏願以死謝也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報云義自刎矣帝不勝悲傷命厚

葬焉不數日帝遇害時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内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戡攜刃向帝帝叱之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負吾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傍謂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秋寒詔宫人悉絮袍褲帝自臨視造數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公等豈不知也爾等何敢逼脅乘輿乃大罵戡戡曰臣實負陛下但今天下俱叛二京已為賊據陛下歸亦無終臣生亦無門臣已虧臣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

下首以謝天下乃攜劒上殿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況天子乎戢進帛帝入内閤自經貴兒猶大罵不息為亂兵所殺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一

明　陸楫　編

說纂五　逸事五

煬帝迷樓記　闕名

煬帝晚年尤沉迷女色他日顧詔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外内無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宫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

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于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浙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詔而問之昇曰臣乞先進圖本後數日進圖帝覽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窻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於戶傍壁砌生光瑣窻射日工巧之極自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為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

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内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宫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而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絶小秖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機礙女之手足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謂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為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滿之器也稠又進轉關車車周挽之可以昇樓閣

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帝謂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于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數十面其高五尺而闊三尺磨以成鑑為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内迷樓而御女於其中纎毫皆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

圖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日夕沉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顧問近侍曰朕憶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籍之方能合目纔似夢則又覺今睡則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則憊何也他日矮民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民作事皆不勝人生於遼曠絶遠之域幸因入貢得備後庭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常自宮以侍陛下自兹出入卧内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書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徽有所得臣聞

精氣為人之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内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宫日夕游宴自非歲節大辰何常臨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遠人非時慶賀亦日晏坐朝曾未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宫夫以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竭也臣聞古者野叟獨歌舞於磐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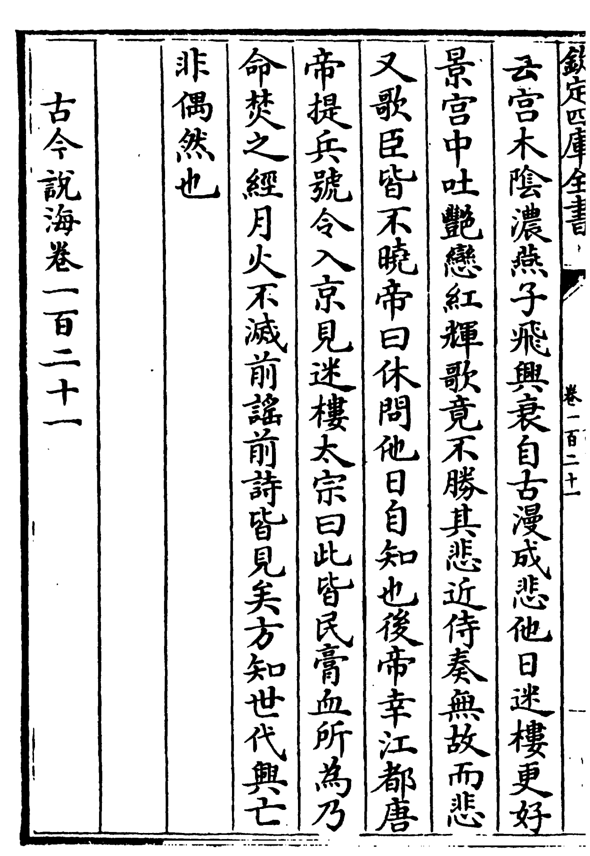
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完備吾身不殘疾此二樂也人生難得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問者歎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龍顏鳳姿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臣蕞爾微軀難圖報効罔知忌諱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召義詔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真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而帝居其中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忽然而出曰能悒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亦

安用也乃復入宫宫女無數不得進御者亦極衆後宫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帝乃詩也自感三首云庭絶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强歌庭花方爛漫無計奈春何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草翻成雨露多看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顰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艷好誰惜是天真玉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羣芳自在春

糚成云糚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
處飛遺意云秘洞局仙卉雕㝩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
肯寫昭君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
載無復見君王春寒入骨清獨卧愁空房躡履步庭下
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
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徬徨家豈無骨肉偏親
老北堂此方無羽翼何計出高牆性命誠所重棄割良
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

賜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帝見其詩反覆傷感帝往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花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向遣汝擇後宮女入迷樓汝何故獨棄此人也乃令廷輔就獄賜自盡厚禮葬侯夫人帝日誦詩酷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帝又於後宮親擇女百人入迷樓大業八年方士進大丹帝服之蕩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入夏帝煩躁日引飲幾百杯而渴不止醫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脈煩盛真元太虛多飲即大疾生

馬因進劑治之仍乞置氷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躁之一術也自茲諸院美人各市氷為盤以望行幸京師氷為之踴貴藏氷之家皆獲千金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為之邪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因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天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



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艷戀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為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謡前詩皆見矣方知世代興亡非偶然也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十一